

“走神”之笔 明亮如灯



《走神》
王跃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作家王跃文最近出版了一部《走神》，是他的“首部历史文化随笔集”。一位作品众多且影响力甚广的作家，读者往往会比较关注其冠以“首部”名义出版的著作，因为会打开了解作家的一条新路子或者说捷径。王跃文爱读《诗经》《论语》《庄子》《史记》《资治通鉴》，也写过《大清相国》等历史小说，但这么晚才出版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值得通过本书管窥他的创作全貌。

市场上曾有“小说家的散文”出版热，作家李洱说过：“小说家的小说倒不一定要看，小说家的散文一定要看。”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因为小说家以虚构为天职，读者很少能

直接在小说中读到作家本人，而散文就不同了，小说家没法在散文中伪装，除了更诚实一点，否则没法把散文也写好。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这部可以称之为随笔、杂文、散

文集的《走神》。

“走神”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思想开小差，整体上是个不含褒贬的中性词，但用在一些人身上（比如不爱学习的孩子）也略含批评的意思。但文化人的“走神”，显然不是这个词语的常规所指，按照王跃文在本书序言中所写，《走神》是自己的失眠成果，“数羊、背书、冥想，都没有安神催眠之效，我就常常走神千里之外，或是万里之遥”。作家出版一本著作，在缘起或源起方面，多有类似举重若轻的说法，读者姑妄听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走神》共分为三辑，分别为《大人們的坏脾气》《权杖与华表》《仁者·君子·凡人》。单从小辑的命名，看不大出来作者的鲜明表达意图，按照我的阅读理解，《大人們的坏脾气》讲的是古代官员们的无名之火或者使性谤气，《权杖与华表》集中讲的是康熙、雍正、乾隆等这些皇帝们的真情假意或者独断任性，《仁者·君子·凡人》则把视线对准了孟子、庄子、竹林七贤等思想家或知识分子，写他们的贡献与逃避，深邃与性情……最后这辑名字虽有“凡人”关键词，但这一整本书中落笔到“凡人”身上的字句寥寥无几，认真想来，大约与某位著名媒体人所说的那句话一致，王跃文以及这本书“不忍心批评或监督弱势群体”。

文字的锋芒在闪烁着冷兵器才有的那种气息，比如《老爷去庙里喝茶》，说的是官人老爷随口一句“想去庙里喝茶”的话，连带着和尚、沙弥、举人、秀才等等，为了搞好接待工作，要忙碌好多天，既担心没做好准备，官人老爷没好脸

色，又担心官人老爷说要去但迟迟不去，如那个段子所调笑的那样：热恋少女等待着男友，“怕他不来，更怕他乱来”。

《大人們的坏脾气》中提到的张之洞、苏东坡、殷洪乔以及出现在本辑中的其他大人们，无论文名和口碑怎样，也都有着一些坏脾气。这些坏脾气表现出来的形式各种各样，有的挺讨人厌，有的好歹能套上个“性情”的名头，归根结底，这些大人們的坏脾气可以用“骄娇二气”这四个字来总结。对比之下，《权杖与华表》中出现的皇帝们，在王跃文笔下得到的待遇就差了点，这辑文章里写到的皇帝，比如嘉庆皇帝亲自为龙汝言打招呼，一直到主考官把龙汝言录为状元才龙颜大悦，比如康熙、雍正，“用人整人，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也不关乎国法纲纪”，所有事情“圣上其实都知道”，至于皇帝是真傻还是装傻，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读者心中自有答案。

我读《走神》，并未走神，因为王跃文的随笔、杂文写作和他的官场小说一样，有凝聚读者注意力的能力，他文章的价值指向太清晰也太明确了，如探照灯照射到大道上，一眼可以看到道路两边、全貌包括尽头。有了探照灯在，读者不会在阅读中迷路、迷茫，甚至与作者达成了会心一笑的默契。

（据《天津日报》韩浩月）

好书推荐



落凤街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鼓楼立交桥十字路口南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东起老缸房街，西至呼伦贝尔南路，这条街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落凤街”。这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与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关。

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一个名叫惠征的满族官员带着他15岁的女儿兰儿来到塞外名城归绥，当上了归绥兵备道台，暂住新城协领衙门。兰儿常在附近的庆丰街和附近花园里的树滋亭玩耍。清咸丰二年（1852年），兰儿跟着父亲来到了北京城。之后，兰儿入选皇宫，最终成为权倾一时、大权独揽的慈

禧太后。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归绥道台胡孚宸把“树滋亭”重新修建后改称“懿览亭”，将“庆丰街”改称“落凤街”，意为“人间凤凰”曾在这里落过脚。如今，落凤街仍是老百姓们安居之所，街道两旁居民楼林立，商铺众多，充满着生活气息。

透过今日“落凤”之名，可知老街背后尘封的故事。

（文/魏琦婧 苗露 史雪钺 图/张瑞丰 参考文献/《呼和浩特地名志》《内蒙古日报》）

青橙视媒



扫一扫，观看视频

